

# 志余漫笔

欧阳发 著

方·志·理·论·丛·书

[副题]《南归散记·暮雨风轻》

辛弃疾  
辛弃疾  
辛弃疾  
辛弃疾  
辛弃疾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方 · 志 · 理 · 论 · 丛 · 书 ·

# 志余漫笔

欧阳发 著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志余漫笔/ 欧阳发著. —北京 :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19 - 1643 - 3

I. ①志… II. ①欧… III. ①方志学 IV. ①K2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96966 号

书 名：志余漫笔

作 者：欧阳发

---

出版发行：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2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69

发行热线：(010) 83910203

传 真：(010) 83910203

网 址：[www.cmepub.com.cn](http://www.cmepub.com.cn)

电子信箱：[zgsdj@hotmai.com](mailto:zgsdj@hotmai.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1/16

字 数：254 千字

印 张：19.75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9 - 1643 - 3

定 价：60.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方志理论丛书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施 丁

委员 (按姓氏音序排列)

李志江 欧阳发 王建春

王 雷 夏红兵 郑彦卿

## 总序

在我们的国家里,长期以来,有一个重视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周恩来总理说过:“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中国的地方志著作究竟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朱士嘉先生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500余种,10万卷以上,占全部古籍总数的十分之一。有人称它为“国之瑰宝”,这是当之无愧的。

纵观中国方志发展史,有两点为人注目:一是代代相传,二是定期普修。为此,它就成为我国一种独有的文化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志事业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灿烂的新时期,全国编纂出版的志书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30年来,全国出版三级志书600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专业志约2万部,山水名胜古迹志400余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第二轮修志中,也有700余部三级志书出版面市(2011年5月统计)。在存史、资治、教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方志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但相对而言,方志理论研究显得薄弱和滞后。

目前,中国方志发展迫切需要新的方志理论作为学科的奠基石。当下修志是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格局,志书编纂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经费和出版都是有保证的。而方志理论研究,大多是个人劳作,据了解有些方志学者辛辛苦苦研究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撰写一本方志理论著述,却难以出版问世。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本来就是不争的事实,方志理论著述更难以获得课

题经费的支持。然而,没有方志理论研究,就难以形成现代方志学,更不利于新方志的编纂和提高志书质量。面对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变革的时代,特别是方志学由“历史之学”变为“现代之学”时,方志理论应该回答编纂现实提出的各种问题,倡导方志理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神圣责任。有计划地编辑出版方志理论书籍,这是一项方志文化的基础工程,总得有人去做。几经酝酿磋商,本社确定在支持各类志书出版的同时,发起《方志理论丛书》编辑出版工作。我们约请了一些国内学有专长的老中青学者为之撰稿,重点是研究新方志编纂中一些理论问题,同时兼顾方志学科的理论建设。此举得到了方志界专家、学者的热忱支持。我们计划成熟一本,出版一本,不图速度,确保质量。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理论研究贡献力量。

编辑出版《方志理论丛书》是一次探索性的尝试,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编辑中肯定存在不少问题,在此谨希读者不吝赐教。

《方志理论丛书》编委会

2013年9月

# 目

# 录

NO. 1	写在前面的话	1
NO. 2	说序	3
NO. 3	说凡例	16
NO. 4	说体例	22
NO. 5	说规则	32
NO. 6	说总体设计	52
NO. 7	说续志	56
NO. 8	说标准与尺度	60
NO. 9	说分类	69
NO. 10	说资料长编	82
NO. 11	说考证	84
NO. 12	说记述要素	88
NO. 13	说特载	96
NO. 14	说史略	98
NO. 15	说概述	104
NO. 16	说小序	110

## **2** 志余漫笔

<i>NO. 17</i>	说标题	115
<i>NO. 18</i>	说创新	118
<i>NO. 19</i>	说人物	121
<i>NO. 20</i>	说大事记	128
<i>NO. 21</i>	说图表	137
<i>NO. 22</i>	说附录	155
<i>NO. 23</i>	说索引	167
<i>NO. 24</i>	议地理部类的演变	187
<i>NO. 25</i>	议地理环境的记述	191
<i>NO. 26</i>	议国土资源的记述	198
<i>NO. 27</i>	议人口的记述	201
<i>NO. 28</i>	议基础设施建设	206
<i>NO. 29</i>	议城市建设的记述	208
<i>NO. 30</i>	议政党篇的记述	211
<i>NO. 31</i>	议政府篇的记述	216
<i>NO. 32</i>	议人民团体的记述	218
<i>NO. 33</i>	议改革开放的记述	221
<i>NO. 34</i>	议经济综述	224
<i>NO. 35</i>	议乡镇企业与民营经济的记述	226
<i>NO. 36</i>	议国内商贸的记述	229
<i>NO. 37</i>	议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记述	231
<i>NO. 38</i>	议国土资源管理与国有资产管理的记述	233
<i>NO. 39</i>	议艺文的记述	235
<i>NO. 40</i>	议文化产业的记述	238
<i>NO. 41</i>	议社会篇的记述	240
<i>NO. 42</i>	议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述	245

<i>NO. 43</i>	议婚姻家庭的记述	248
<i>NO. 44</i>	议其他若干问题的处理	251
<i>NO. 45</i>	议激活丛谈	261
<i>NO. 46</i>	略论志书“精品工程”	264
<i>NO. 47</i>	略论城市区志	269
<i>NO. 48</i>	略论村镇志	279
<i>NO. 49</i>	略论方志评论	286
<i>NO. 50</i>	略论地方志与文史资料	289
<i>NO. 51</i>	略论年鉴	295
<i>NO. 52</i>	主要参考文献	304
<i>NO. 53</i>	编后记	306

## NO. 1 写在前面的话

退休之后,我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又回到方志园地耕耘。2000—2012年,全身心投入修志实践,直接参与编写了7部志书,即深圳《万丰村志》、《安徽省志简本》、《义乌市志》、《合肥市庐阳区志》、《合肥市志(1986—2005)》以及《中国民主建国会合肥市地方组织志》前志、续志各一部,均已出版发行。除此而外,还参加方志界组织的一些研讨、评议活动。有些地方邀我出席培训班、评议会,并列入“专家”行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因此,每参加此类需要发言的会议,如履薄冰,都要小心翼翼写好发言稿,请打字社帮助打印好,每次都是拣几个有把握的问题说一说,坚持不扯淡。

我发现当今世界,认为说谎是最令人厌恶的,而对于一些口若悬河的胡扯却常常能持有一份超常的宽容,并不认为那是对自己的一种冒犯,甚至觉得那是一份社会生存的智慧,有的还为自己没有这份胡扯的“能力”而自卑。生活中是否完全不能扯淡呢?当然不是,因为“生活需要扯淡,没有扯淡的生活是尴尬的”,很多联谊、作秀、饭局,不扯淡似乎就进行不下去。但扯淡必须有界限,扯淡要看场合,要有个底线,能扯的事情扯,不能扯的事情、严肃重要的事情也习惯地以扯淡逻辑来应对就非常可怕了。

为什么扯淡大有人在?因为扯淡无须辨别真伪,而追求辨别真伪又有风险和麻烦,靠扯淡来搪塞、敷衍遂成为权宜之计。孰知扯淡之中就难免存

## 2 志余漫笔

在扭曲、误导。普通人员爱扯淡固然不好，但影响力小，若是头上有“领导”、“专家”光环的人扯淡，问题也就大了。

方志编纂是古老的，而方志学却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尚存在着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坚持不扯淡确属不易，要做到对所说问题准确表达，必须要下些苦功夫，进行深入的客观探索。追求对方志编纂中的问题和方志理论的准确表达是每个方志工作者史德的表现。2009年8月，我曾把培训班的讲稿、平时研究心得以及评议会上的发言集结起来，汇编了一册稿本名曰《志苑笔耕录》，揽镜自照，考问自己有无做过伤害别人的扯淡。今在志友们的鼓励下，对原稿进行加工修改，调整补充，成为新构，易名为《志余漫笔》。此书若能成为当代及后人研究方志编纂学的一块垫脚石，我将会感到极大的宽慰。

作 者

2013年9月

## NO.2 说序

序，即序言。它是介绍评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文字。书之有序，古已有之。如杜预《春秋·序》、皇甫谧《三都赋·序》。其名称不尽相同，也有称叙、自叙、综叙、序传、叙例、前言、引言等等。古人无论是著书、编书或校书，一般均作有序，不过古代的序起初多列于书末，如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等。后来一般置于书前，而列于书后者为“跋”，亦称“后序”，两者的体例略同，因而合称序跋文。

翻开一本书，首先入目的是序文。通过序文，使读者对该书有一个概括的印象，起着引导读者如何阅读该书的作用。汉代孔安国曾说：“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见刘知几《史通·序例》）宋代王应麟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见王应麟《辞学指南》）清人章学诚也说：“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匡谬》）可见书序，也就是要把一书的编著动机和意图、目的和宗旨以及经过情形介绍给读者，从而使人开卷有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1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通过的《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五项决议》中规定：“出版物应尽可能有序言、前言一类的文字，向读者介绍内容及版本情况、著译情况。”这都说明序言的重要性。

方志也有撰写序言的传统。序体何时为志所用，还未见考证。自宋以

来，“序”也就逐渐应用到方志编纂上，并积习相承，成为独立的组成部分和特殊的体裁。随后元明清三代，几乎所有方志都有序文，不同的是前序增大，后序渐减。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均有前序，后序与跋罕见。

在旧志序文中，有不少佳作。如南宋罗愿《新安志·自序》，清代林则徐《大定府志·序》、洪亮吉《泾县志·序》、高佐廷《重修崇阳县志·序》，梁启超民国《龙游县志·序》，等等。但是旧志中也有不少序文，或系应酬之作，或“八股”味极浓，模式雷同。

首轮新修志书的序言，较旧志序显然有区别。新修志书的序言，主要是介绍编写的要求和作用，特别强调人民革命斗争和在中共领导下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时代特点。李鹏《黄河志·序》、李铁映《海城县志·序》、来新夏《萧山县志·序》以及刘海粟《九华山志·序》等为世人称道。但新修志书序言对志书内容介绍、对资料的评价等反映较少，有的没有涉及，这对读者来说，似甚不便。有些新修志书序言，说理过多，浮词不少，内容空洞，不能起到指引读者的作用。正如仓修良教授在《序跋琐义》一文中所严厉批评的，新修志书序言存在一志多序，内容一般化、雷同化的现象。（见《黑龙江史志》1995年第2期）刘希汉亦在《新方志纵横论》一书中指出，新志序文不足有四：(1)一书多序；(2)成装饰品；(3)带有浓重的宣传色彩；(4)学术研究价值大降低。（刘著为内部图书）

写好志书的序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缺乏思想修养和文字修养往往容易流于一般化。当前，修志事业蓬勃发展，盛况空前，如何防止序文模式雷同，内容一般化，表述公文化的倾向，努力提高序文质量，写出有特色、有情致、有真知灼见的序言，是一个值得引起方志界重视的重要问题。

### （一）序的撰写

志书的序，居于方志之冠，地位显要，为人瞩目。有人称之为“志之眼睛”。人们往往是通过阅读序文，了解该志的编纂缘由、指导思想、编纂过程及其大致内容，认识该地的简要总貌和特色，了解序文作者对该书的评述。

有的序还从理论角度论述方志之功能,探讨方志之体例。一篇出色的序文,能一下子把读者吸引住,进而浏览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序文的质量如何,往往会影响到读者对全志的评价。一篇高质量的序文,不仅为志书增色,而且本身就是传世佳作。

### 1. 序的类型

方志之序,大体有三种类型:

一曰:“自序”。它是编纂者自撰的序文。

二曰:“他序”。它是请托他人执笔撰写并署名的序文。

三曰:“代序”。它是选用一篇相关文章代为序文。

在方志三种类型的序言中,基本上是自序和他序为主。自序大多阐述编写目的、经过以及志书内容简介等等。他序一般皆为友人或当代名人、地方官员所作,多系称赞性的推荐文辞,或对该书的评价等。总之,各书之序,有的为内容提要,有的谈出版缘起,有的叙述学术或版本源流,有的介绍编辑经过,有的为简要书评,但不管侧重哪一方面,都是在介绍、推荐或评价一本书。这些序言,对读者都有一定的导读作用。

代序在方志中较为罕见,关键在于所选文章要与志书内容相关,在新编三级志书中尚未发现,但新编小志中确实存在,如深圳《万丰村志》<sup>①</sup>(该村系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即以卢瑞华(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广东省省长)为《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万丰模式》一书所作的序言为序言,乍看几乎分辨不清是他序还是代序。

古人有“书不二序”之说,一本书一篇序言。但自雕版印刷术兴起之后,著书者有序,作者的好友以及刻书者和校书者也写序,致使一本书多篇序言。方志序文也是如此。由于序言增多,不少序文为无意义的吹捧性文字,徒具序的形式,已失去序言的价值。正如章学诚所批评的那样,后来之

<sup>①</sup> 《万丰村志》,主编欧阳发,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人,不理解写序的作用,把序言写成“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见《文史通义·内篇三·匡谬》)。

## 2. 序的内容

志书序言的内容比较广泛,有综述地理人文,简介成书经过;介绍前志版本,总结前人得失;阐说修志意义,探讨方志理论;揭示内容梗概,评说质量优劣;彰扬纂者事迹,期盼续修增华;等等。这就整体而言,对于具体志书序言,它不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尽管志序内容包罗万象,但归纳起来,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对地方的历史和特点的认识;二是介绍志书的内容和资料价值以及对本志的评价;三是对编修方志意义及方志理论的阐释。除这三项内容外,作序者根据本地所编志书的特点或不同情况,灵活增添一些必要的其他内容。然而无论增添什么内容,都是着眼于介绍志书,帮助读者理解正文,引导读者阅读志文的。

其一,表述对地方历史和特点的认识,是志书序文中常见的内容。因为志书本身就是地情的载体,推介志书很自然涉及对地方历史和地情特点的认识。如黎锦熙所作的《洛川县志·序》开篇即说:“陕西为我国古文化发源地,今县近百,夙多望邑,唯洛川名最不著,不谙地理者闻之,以为当在河南之函关、嵩岳间矣。且全县人口不满6万,视南方大邑之城厢一乡镇且不如。山原无林,川沟无水,男力农集而不知工商,女操井臼而不知绩纺;畜备驮乘而穷于牵挽,沟谷升降,非有悬桥则车不能度也。”序文对民国期间洛川经济和交通状况叙述得十分生动而真切。居然在如此经济条件下,洛川县却新修县志26卷凡4册,说明“为政在人”与“有志者事竟成”之旧训之为不诬。又如黄炎培《川沙县志·导言》自括注:“述本志纂修经过与微旨,本县大势与略史”,实为自序。文中写道:“川沙五十年前,人民生事,农而已矣有副焉者,厥惟纺织。机巧淳兴,徒手失利。年龄壮盛者,大都赴上海从事工商业,妇稚家居,无所事事。爰有先觉,别授女红,取之宫中,贸之海外。载我以往,制彼之来。当全盛时,一邑岁入,百万元而已。家家压线,夜夜鸣

机，僻巷穷村，皆丝其衣，金其腕。一时繁荣，得未曾有。凡工，始创则争烈，争烈而精制，精制而广销，广销而滥造，滥造则业衰，故实业行政重检验也。立法未周，良机已逸，欧陆销兵，市场变色。今所存者十之一耳。此亦偏隅感受全球影响之明征也。”至今奉读，仍然深感笔者对晚清至抗战前川沙历史和特点认识可谓入木三分。总之，序言对地方历史和特点的认识，有助于读者对方志内容的理解，既可激发爱国爱乡之情怀，又可助长阅读志书之兴趣。

其二，介绍志书的内容和资料的价值以及对本志的评价，是序言的核心内容。元代许汝霖在《嵊志·序》中提出方志的作用应该是“垂则后世，启览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据此他认为高似孙的《剡录》“择焉不精，语焉不详。纪山川则附以幽怪之说；论人物则偏于清放之流，版图所以观政理，而仅举其略；诗话所以资清谈，乃屡书不厌；他如草木禽鱼之诂，道馆僧庐之疏，率皆附以浮词，而过其实，将何以垂则后世，启览者之心，使知古今得失之归乎？”许氏对前志的评价、批评尖锐且公正。民国年间，梁启超在《龙游县志·序》中，首先评价章学诚对方志学的贡献以及章氏所修志书存在的缺点。然后再对比分析，具体详评余绍宋所修《龙游县志》超越章氏志书之十大优点，进而论及章、余二人对方志的促进。最后论述编修方志之必要性，方志之价值及作用。这就不同于一般应酬之作的他序，对志书的编修作了初步总结，对方志学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后人修志都是有参考价值之作。但该序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侧重于从编纂方法上评价《龙游县志》，而对其内容评价介绍却很少。对余似嫌过誉，有溢美之词。

其三，对编修方志意义及方志理论的阐释，在志书序言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古代以至近代的方志理论，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往往是以序言或凡例为载体的。其中，探讨方志源流，论述方志功能、性质者有之。如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方志是“博物之书”，方志起源于《周官》，对后世影响颇大。宋代李宗谔在《祥符州县图经·序》中，论述了方志演变过程。他

认为“地志起于史官”，主张修志应该“举春秋笔削之规，遵史臣广备之法”。此乃是方志源于史官的较早论述。元代戴良在《重修琴川志·序》中指出：“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宋代王存在《元丰九域志·序》中，提出记载地理的“图”，记载史事的“志”，与记载户口的“籍”，“会为一书”而成方志。这是关于方志为综合性著作的精辟论述。元代欧阳玄在《铃冈新志·序》中指出，历代王朝倡修方志的目的“守令保图志以治分也”，故方志不可“一日而缺”。清代张九徵在《重修镇江府志·序》中，主张志书应经世致用，“探安危之原，考得失之本”，“求其有关天下大计者，以俾长治久安之道”。

探讨编纂理论，论述方志体例有之。宋代黄岩孙在《仙溪志·序》中，论述了修志主张。在取材上要做到“博观约取，诞去存实”；在内容上要做到“记财富必惜民力为本，记山川必以产人杰为重”；在叙事方法上要做到“按是非于故实之中，寓劝戒于微言之表”。这些都是很有见解的。清代金𬭎在《福建通志·序》中认为“志者，一方之史；史者，天下之志”，其区别在于“详略不侔，繁简不侔，巨细不侔”，所以“修志之难与修史等”，条理清晰，论述精辟。清代洪亮吉在《泾县志·序》中，他主张“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强调继承“前志之善”进而批评了明清以来的方志“借人材于异地，移景物于一方，以致以讹传讹，误中复误”的弊病。对于人们正确认识旧方志，更好纂修新方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洪氏在序文中提出“撰方志之法，贵因不贵创”的观点是不可取的。清代王棻在〔光绪〕《杭州府志·序》中认为“地志之书，虽为史之支流，而其体实与史异”。清代孙星衍在《邠州志·序》中论述了直隶州志例，他主张“直隶州志专志州治，不及属县”。宋代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序》中，论述了唐宋两代的修志制度，并阐述了续志的编纂原则，“凡图经已备者不录，素所未知，则缺如也”。所应续修的是“未有记述”的近事。

记述资料来源，强调慎重取舍考订者有之。如元代冯福京在《乐清县志·序》中主张，资料取舍必须严格，“事不关于风教，物不系于钱谷，诗不